

■玉渊杂谭

### 路遥文学奖：强扭的瓜不甜

文·句艳华

■乐享悦读

文·雅倩

### 王安忆的非虚构生活

——读《今夜星光灿烂》

我们的生活其实分成两半，一半真实，一半虚拟。处理这两半的关系，自知或不自知，几乎已是日常人生。

——王安忆

岁末年初之际，“路遥文学奖”开评的消息几乎引来一致的反对之声，路遥女儿路茗茗当然是为首者，打算付诸法律；学者肖鹰的批评更是快人快语，丝毫不留情面；即使是不方便直抒己见的文坛中人，从他们的含糊其辞中，也不难辨出“不感冒”的气息来。

官办争锋，或许也能促进文学奖项的优胜劣汰，有助于诞生一个高级别的汉语文学奖项。以路遥命名的文学奖也不是办不得。路遥是个优秀的作家，在当下的文坛，已经很难找到像《平凡的世界》这样清新质朴，亲近土地却不失之粗俗的现实主义作品了。路遥坎坷的个人命运，也和他的作品一样，充满励志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各种文学思潮、流派林立的背景下，多数文学创作都崇尚虚玄和后现代感，而阅读路遥，也就是记住了文学永不能遗忘的现实主义传统。

不再有姓名权和名誉权，所以，“路遥文学奖”的命名和成立并不违法。但是，亡者家属的名誉权却在我国法律保护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假如该奖项侵害了路遥的名誉而对路遥的妻女造成了精神损害，她们就可以站出来用法律说话了。

类以“路遥”命名的事务，首先应该尊重她们的态度和意见，试图抛开她们而独立操作，就会产生不近情理之感。这样的奖项即便办起来了，也会给人留下“名不正，言不顺”的印象，从而影响其日后的发展。报道中说，发起者最初对“路遥文学奖”的奖金设想是100万，而到开评之日，却变成了区区的“99900”元，从中就可以略见端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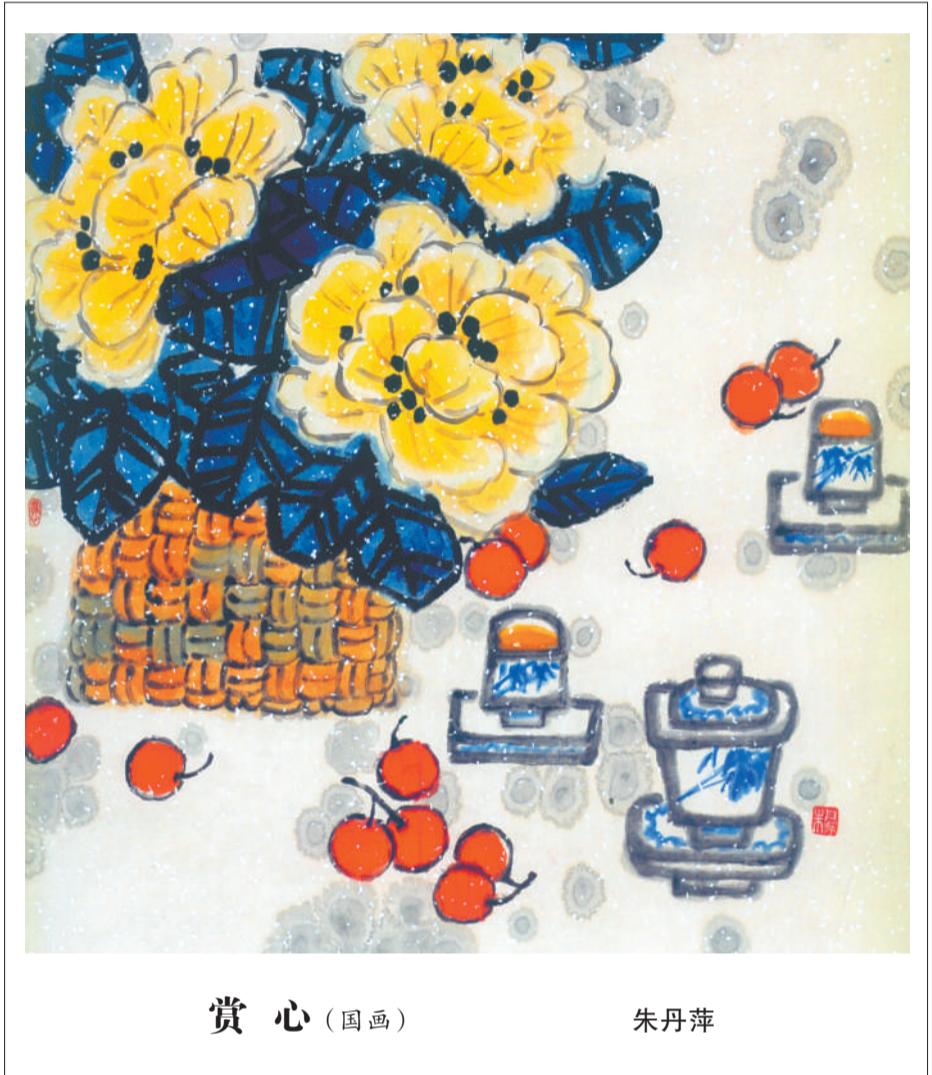
■吾心吾性

文·彭秀英

### 全家福

在网上看到一组全家福照片。与我们看惯了的全家人端端正正照相不同的是，这组照片中，好几张甚至连人脸都没有出现。他们是谁？长得什么样？完全看不到。但每一张照片，又都让人莞尔，一个个幸福的家庭，一张张幸福的脸盘，跃然于屏幕。

这丝毫也未能改变他们对于生活的信心。有一张照片，特别震撼。是一家三口拉着手的背影，他们的面前，是黑色的天穹，以及闪烁的星团。他们在暗夜中，仰望流星雨。天穹如此之大，壮阔无际，人显得如此渺小。可是，在浩瀚的宇宙之中，正是因为有了你，有了我，有了他，有了一个虽然微小，却恩爱相待的家庭，世界才如此绚烂，如此精彩。我们手拉着手，我们肩并着肩，我们互相依偎，彼此温暖，人生才不会孤单，远离寒冷。一个家庭，就是天穹中的一颗闪耀的星星，而千千万万颗星，就是世界，就是宇宙。



赏心 (国画)

朱丹萍

### 当梦想照进现实

这是一个美丽的新英格兰秋日的下午，确切地说，是1899年10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因病休学在家的罗伯特·哈金斯·戈达德，爬上了他家储藏室后面的一棵桃树，坐在树干上，悠闲地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他突然闪现出一个新奇的念头：如果能够发明某种可以远征火星的机械装置，该有多好！

戈达德的日子实际上不好过。当他希望讨论飞往火星的宇宙飞船时，却被人视为异端奇说而遭劝阻；他提出的一些有关月球探索的设想和建议，也被看作是滑稽之谈。在他的一篇重要论文，如今已被视为太空科学经典文献的《一种到达极限高度的方法》发表后，《波士顿报》刊出的报道语言讥讽地给出了这样的标题：“现代儒勒·凡尔纳发明月球火箭”。

戈达德在去后才真正为人们所认识和看重，并获得了极高的荣誉。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人类在航天领域里已经实现了这位“液体火箭之父”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一些设想。

近期赴美国，特地取道西海岸感受微软总部的气息。憾于行程匆匆，但又似乎真正正经过一次思维方式的洗礼。“创新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关键”这句话如果出自学者之口，早已不是新鲜事，但由比尔·盖茨来摇旗呐喊，仍能感受其破冰之力。科技与慈善，两个貌似缺乏足够关联的领域，在比尔·盖茨及其基金会的运作下，嵌入了创新的灵魂。

茨还不断强调：“创新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关键。这一主题贯穿我的软件和慈善事业生涯，以及每年发表的公开信中”。

科技创新也远远不足。一方面，贫困群体因缺乏资金无法形成购买力，而企业又不会将巨大的赌注押在那些无法形成购买力市场的科技创新上；另一方面，政府本应该为贫困群体撑起一张安全网，但因资金能力不足及规避风险的本能而不愿播下创新的种子。盖茨便呼吁公益与慈善机构一马当先。他信心满满地说，一旦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就会给贫困群体带来巨大的福利，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什么不去问问你们自己的戈达德博士呢？”